

值此丙午年清明节来临之际，特以此文献给杨柳关千余名无名烈士，并向其致以崇高的敬意！

题记

维丙午之岁，仲春之吉，山河含翠，日月含光。吾辈谨以清酌庶馐、素花雅乐，恭临杨柳雄关，致祭于一九三三年杨柳关阻击战阵亡红军英烈之灵前，泣而颂曰：

夫杨柳关者，得名于古岭千株翠柳，雄踞川渝交界之大梁山脊，海拔千有二十余丈，绵延二百余里，界分宣汉上峡、开江灵岩、开州三江，乃川陕秦巴古道之要冲，自古兵家必争之地。

回溯一九三三年，岁在癸酉，秋霜初降，烽烟弥漫。川东大地，寇氛炽烈，军阀割据，民不聊生。刘存厚、廖雨辰之流，倚仗刘湘之援，拥八团之众，祸乱乡邻，妄图阻我红军东进之路。十月十六日，宣达战役启幕，王维舟公率川东游击军，与红四方面军同心协力，挥师东进，势如破竹，连下宣汉、达县、万源三城，声威震于川陕。廿七日，我军乘胜追击，克南坝场、破圣灯寺，敌寇溃不成军，狼狈逃窜，聚于杨柳关、三江口一带，负隅顽抗，欲凭雄关之险，作困兽之斗。

杨柳关阻击战，惊天动地，拉开帷幕。红九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、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，偕同川东游击军，扼守关隘，布防如铁；红三十三军与红四军十师，厉兵秣马，整装待发。敌寇倚仗人多势众，轮番猛攻，炮火连天，山石崩摧，杨柳之为折腰，草木为之染血。红军将士，怀家国之念，抱必死之心，“旌旗猎猎，杀声震天”，同仇敌忾，威慑敌胆。战壕之内，喷吐烈焰；关口山坪，肉搏相拼，七昼夜连战，寸土不让。“宣达战役敌丧胆，杨柳关上负隅顽。敌师钳制咽喉道，红军奋勇撼山巅。”凭吊战壕旧址，斑驳墙体犹存弹痕，萋萋荒草难掩血迹，当年激战之壮烈，历历在目，恍如昨日也。

鏖战终捷，寇敌溃逃，歼敌五千余众，然千余名红军健儿，亦血洒疆场。他们中，有身经百战之将领，有初出茅庐之少年；有舍家卫国之勇士，有为民请命之忠魂。姓名未留，籍贯未载，唯留赤胆忠心，永照汗青。

战役既毕，当地百姓，感其恩德，怜其忠勇，冒国民党反动派之淫威，忍家贫身困之艰难，将烈士忠骨，就地安葬于大坟塘、号蓬梁、茶园坡一带，筑土为坟，垒石为记。盖因家贫无钱立碑，又恐遭敌迫害，故以石块为识：“四个兜”之军官，土包置石，一块为一人，两块为两人；“两个兜”之士兵，土包无石，默默长眠。百余平方米之山坡，土包累累，石块点点，每一寸泥土，都浸染着英雄的鲜血；每一块顽石，都镌刻着百姓的敬仰。“杨柳关上叠岗峦，红军烈士永长眠。无名无姓留寰宇，有魂有魄撼坤乾。”此等无名英雄，虽有碑传，却有魂灵，虽无姓名，却有英名也。

岁月流转，寒暑易节，九十载光

阴倏忽而过。昔日战壕，曾被灌木杂草所掩；烈士忠坟，曾遭风霜雨雪之蚀。然英雄事迹，从未被遗忘；烈士英魂，从未被辜负。当地百姓，口耳相传，将红军奋勇杀敌、军民同心之史实，代代相承，久久不息。

时序更迭，盛世来临。党和政府，念英雄之忠烈，感百姓之祈愿，于二〇二〇年，启动杨柳关阻击战遗址挖掘利用之工程，斥资七百余万元，于宣汉县上峡镇杨柳关村，兴建无名烈士陵园。二〇二一年底，陵园落成，占地万余平方米，建筑面积四千五百平方米，红军广场平坦宽广，无名烈士纪念碑高耸入云，三百零三座无名烈士墓，排列整齐，静卧青山。红军广场之上，一百四十一级台阶，拾级而上，便是烈士墓园，每一步，都承载着对英雄的敬仰；每一级，都镌刻着对忠魂的缅怀。献花台庄严肃穆，游步道蜿蜒曲折，“无名烈士墓保护区”之标识，熠熠生辉，昭示着后人对英雄的敬畏与尊崇。

开江、开州之地，亦念烈士之勋绩，倾力守护红色遗址。一九八四年，杨柳关红四军战壕遗址，被列入开州区级文物保护单位；历时两载，广集史料，收集关键人物、军民故事、战役过程等资料两千余条，文字两万余字，让烈士事迹，得以翔实留存。修缮遗址，恢复战壕五条、无名红军墓一座、练兵场一处，再现当年戎马倥偬之场景；新建休闲广场、生态停车场七处，铺设红军小道两公里，完善配套设施，丰富红色布景，让这片英雄之地，成为传承红色基因、弘扬英雄精神的重要场所。

今日之杨柳关，杨柳依依，青山叠翠，烽烟散尽，国泰民安。吾辈登临此关，凭吊战壕，瞻仰红军冢，拜谒无名烈士碑，心潮澎湃，热泪盈眶。英雄们用生命，换来了今日之山河无恙；用热血，浇灌了今日之繁花似锦。他们的浩气，如青山不老，如江河长流；他们的精神，如杨柳常青，如日月同辉。诚如屈原《国殇》所云：“诚既勇兮又以武，终刚强兮不可凌。身既死兮神以灵，魂魄毅兮为鬼雄。”此等英雄，生为豪杰，死为鬼雄，虽无名姓，却永垂不朽也。

夫天地之间，英雄为魂；山河之中，忠烈为骨。杨柳关之雄，因英雄而更显雄浑；川东之美，因忠魂而更具底蕴。九十载风雨兼程，九十载薪火相传，英雄的精神，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血脉，成为激励我们砥砺前行之不竭动力。今日之吾辈，生逢盛世，当念英雄之牺牲，承英雄之遗志，怀家国之情怀，行忠义之壮举，以笃行致远之姿，以奋勇争先之态，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，建设这日新月异的家园，不负英雄之牺牲，不负时代之重托也。

谨以寸心，敬告英烈：山河无恙，国泰民安，所愿皆成，所盼皆至。你们的英名，浩气长存；你们的精神，永耀人间。千言万语，难以尽表崇敬之情；一觞一咏，聊寄缅怀之思，伏惟尚飨！

谨以寸心，敬告英烈：山河无



## 生命的回望

□杨波

清明的雨，从不喧哗，只轻轻落下，缝合时光的针脚。

这一生，我们都在练习告别，而后慢慢学会。归来因牵挂而清晰，归途因牵挂而安宁。生命是一场溫柔的传承，一些温暖隐入流年。他们不曾走远——只是化作了根，在我们体内，悄然蔓延。

原来所有的回望，

都不是为了沉溺，而是为了看清——那些离去如何构成了我们。来处因他们而清晰，归途因牵挂而安宁。生命是一场溫柔的传承，爱，是永不熄灭的回应。

我们携着他们的目光前行，在认真活着的当下，与逝去的亲人，以另一种方式，相认。

## 清明偶梦(组诗)

□廖伟

◎找不到奶奶的家

不止一次  
迷失在灌木丛中  
我知道，若干年以后  
一定会弄丢  
最后一位先祖

通往爷爷坟山的路还在  
而他的妻子——  
我奶奶的土堆  
已藏入大山

垭口黄葛树隆起的树荫  
还在长大，仿佛  
奶奶攥紧  
变形的指关节  
一把一把搓着长满  
黄胡须的芭米

那么，下一个春天  
我依然会来  
下跪于蓬勃的山坡  
听他们有时轻有时沉  
青绿的呼吸

◎清明偶梦

深夜十二点钟过去了  
不紧不慢  
又是新的一天  
与往年不同，四月五日  
是新鲜出炉的清明

与往年没有不同，这个时段  
手机短剧高潮接着高潮  
有时是女主反手

一巴掌：“这一耳光打你目中无人”  
有时是男主重拳出击：“打你怎么了？打你不需要挑日子”

很多年了，灵魂常在夜里游荡  
手捧千篇一律的桥段，以及  
或轻或重的巴掌  
等待黎明前的一声脆响

今天有些不同，好脾气的父亲  
推门而入，嘲讽地看着我  
说着短剧里的经典台词：  
你不仗鑫，还瞎！

父亲去世已快半个世纪  
朋友圈里  
那个常写错别字的诗人  
忙来解梦：此时归来定有深意

◎悼同学老王

上完夜班，打车去重庆西  
坐高铁三十五分钟到大足南  
仿佛不是为你作一次  
最近的送行  
依然是去赴一场斗地主游戏  
平静如这个季节的黄叶  
有风在落，无风也在落

想起四十年前高考完的那晚  
睡在你的上铺，我俩划燃  
一根根火柴  
看火焰燎过浆硬的夏布蚊帐  
一闪而过  
一遍接着一遍

## 清明遥寄

又是一年一度的清明节！时间过得快，母亲走了四十三年了！父亲走了八年了！时间过得慢，思念埋在心底，一寸一寸往深处长，像老家的山峦一层一层累积。母亲不识字，父亲却是村里我们家族唯一的“秀才”，家道中落弃学务农，咬紧牙关送我读书，我成了村里我们家族唯一的大学生。父亲走了之后，我开始在家书里向父亲和母亲诉说我的思念，哪怕天上人间遥远得虚无缥缈——我固执地相信：父亲和母亲一定会接收到来自人世间的遥远思念。

老爸，我们多年父子成兄弟，无话不谈，但是实在对不起，我还是有事瞒着您。在您生前，不敢说或者不便说，终成也许不该成为秘密的秘密。前面的七封家书，我始终没有透露这些秘密——

您不知道：当您临走前半年行动不便，不得不坐上轮椅出入时，我在想什么。记得您第一次看到轮椅时复杂的表情：有欢喜有失落也有无奈，甚至不情愿。我看在眼里，却装作不知道。每次推着轮椅出门，上坡下坡，在村里那条水泥路上慢慢走着，您几乎不开口，我也很少说话，我知道您在静静地看着生活了一辈子的黄土地和黄土地上的一切，也知道您在轮椅上挨着最后的时光，在和再熟悉不过的一切作最后的告别……我的眼里在流泪，心里也在流泪甚至滴血！看到有人来了，赶紧拭泪装笑。我尝试和您说起这丘田那块土、这条河那座山、这一家子那两口子，可是您像一尊雕塑，说话也是简单到极致，微笑也是一晃消失……晚上服侍您睡下，您鼾声响起，我却辗转难眠！这些，我能对您说吗？我不敢，直到现在。

您也不知道：您坐上轮椅后性情大变，还有老年痴呆症状，对身边的人总是看不顺眼，吵得厉害。临走前一个月，吵得无法无天。我不在您身边，大哥、嫂子和姐姐、姐夫轮流侍候您。可您不满意，动不动要大哥打电话叫我回来。那一个月，我每隔两天回家一趟，寒冬腊月，风雨无阻。有一次回来，只有我俩在，您从床里侧抖抖索索地摸出一个小塑料袋，颤颤巍巍地交给我。我一看，竟然是鸡骨头！您咬着牙说：大哥他们吃鸡，只给您吃鸡骨头。我马上安慰您：您等着，我去骂他们一顿！您满意地笑了。我趁机出来和哥哥、姐姐聊天才知道原委：炖了一只母鸡给您吃，两顿吃得只剩下鸡骨头，结果……我再三解释安慰，扔掉鸡骨头，回到您床前撒谎：鸡骨头让他们吃了。您满意地笑了，然后说：你走吧，你走吧……我的老父亲，这些，我能对您说吗？我不敢，直到现在。

还记得吗？我工作后兑现承诺：不再让您下地干活，听乡里乡亲说您上了退休干部的日子。从此，您每天除了看电视就是看书，除了看书就是看电视。每个月底我回家，除了给您捎书就是陪您“说书”。真没想到：八十高龄，您的思维还是那么清晰，看过的书评头论足，或优或劣直言不讳，这直接影响到我后来写书评。每次写书评，总会想起和您一起“说书”的情景……这些，我想说，可是我们已阴阳两隔……

有一件事让我抱憾终生：您一直以我为荣，可临终前您不停地喊着我的名字，我却没在您跟前；当时，我接到大哥的电话，说您不行了，赶快回来。我和妻子匆匆忙忙往回赶，刚出城，便接到电话说您走了。我的手机停在半空中，泪水夺眶而出……

告诉您和母亲：老家的房子建好了！说来惭愧，未能让您在生前看到老屋翻新，未能了却您生前的最后遗愿，您是带着这唯一的遗憾走的。您心心念念建房子，我迟迟没有答应，我有苦衷啊——那时，我们在城里买房装修，然后买车，刚缓过劲来，又为您孙子在广州买房付了首付……您一直很喜欢我，临终前总是打电话叫我回来，但我却让您失望了！新房子建好了，在老屋地基上，三层小楼，是村里最漂亮的——我不知道：您在天上能看到吗？我想一定能！我们一直觉得：您一直在看着我们……

思念重重说与谁，清明遥寄泪空垂。泪水打湿了家书，也模糊了我的视线……天快亮了，该去您和母亲的墓地扫墓挂青了。家书照例在您和母亲的墓碑前火化，化作一缕轻烟袅袅飞升——我们固执地相信：您和母亲一定会看得到，因为您和母亲一直在天堂里注视着我们的我们！

## 清明记忆

“人间四月天，怀人最清明。”清明的雨细密、惆怅，丝丝凉意中带着淡淡的哀伤。

推开记忆的门，母亲和么姑正挽着袖子做清明粿。只见母亲将洗净的清明菜经清水焯过之后，连同微微泛绿的水倒进糯米粉中反复揉搓——这是清明粿细腻、筋道的关键。不过这也是一个力气活儿！见母亲和面，么姑就在一旁准备馅。清明粿的馅一般都会加咸菜、香椿、腊肉、野葱等。尤其是咸菜，最好选当年晾晒而成的新咸菜，这样吃起来口感更脆、更鲜。

待面和好后，两人一边麻利地包着清明粿，一边说着生活中的趣事。不一会儿，厨房台子上摆满了做好的清明粿。那些圆润、饱满的清明粿，如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士兵。第一个清明粿蒸好，母亲总是先拿出一个让我这个“小馋猫”尝鲜。

“嗯，好吃！软糯、鲜香！”得到我的肯定，母亲和么姑把蒸好的清明粿拿出来，给客厅等待的家人端上几盘，剩下的待冷却后分包装进袋子。每年清明节前后，母亲总是会做很多清明粿，家里吃不完，就给亲朋好友送去。

“这是给你舅舅的，这是给你么爸的……这些给你大姑留着。”

“大姑不是在开县嘛。”“她过段时间就要来。你不晓得她最喜欢吃清明粿吗？”“是呀。大姐就是‘好吃’得很，她年轻时就这样。”么姑一边吐糟，一边给大姑留下最多的清明粿。这是2010年的清明节。“为什么每次都要做这么多清明粿呢？”我问母亲。“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做得来这个东西。我在一天，你才能吃上这么香的清明粿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就永远吃不上这种清明粿了。”母亲微笑着说。

母亲是那么开朗、健康，怎么可能说不在就不在了呢？我想母亲只是单纯地为自己做这么多清明粿找理由吧。

2011年，一场车祸带走了母亲和么姑。父亲爱上清明粿是在母亲离去的第十个年头。以前他最不愿意吃这些软软糯糯的东西，但当他爱上并想吃的时候，我却没有学会做清明粿。幸好，身边有朋友很会做清明粿。父亲吃过一次后，就跟孩子一样，每天缠着问我：“你朋友什么时候再做清明粿呢？”

“快了吧。我们昨天才去

采的清明菜，估计过几天就会做好了。”

“你打电话问问，看清明粿做好没有？”

再过两天，父亲又催促：“你打电话没有？估计清明粿该做好了。”

“你肯定没打电话！”父亲“笃定”地说。

“把你朋友的电话给我，我打给她问问。”

我有些气恼，父亲都这么大了，还这么贪吃。都说“老了返小”，七十多岁的父亲难道正是“返小”的年龄？于是，只能腆着脸给朋友打电话，得知清明粿已经做好，又匆匆赶到朋友那里提回一包。

父亲连吃三个后，忍不住赞叹：“太好吃了！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东西这么好吃呢？”

“莫吃多了，清明粿不容易消化哟。”

“没事。但如果是你妈妈做的那种，肯定消化不了。”父亲比画着母亲做的清明粿。

“看，她做的一般都有半个拳头那样大。”

“不过你妈妈做的清明粿真香。虽然我没吃，但闻着味就知道……她做什么都那么好吃。”

父亲说着说着，眼神黯淡下来。

“没事。以后想吃我叫朋友做嘛。我提供清明菜、腊肉，你就安心吃。”我故作轻松地说，眼眶微微湿润。

2023年，父亲也走了。

这些年，我在悲伤中慢慢明白了生活的离别与无奈。这些年，我爱上了旅途中的流连辗转。

这些年，每每路过家门口小巷，我依然忍不住抬头眺望：

天楼上，父亲栽的桃花在温暖的阳光下散发出醉人的气息，引得墙角的蜜蜂一次次地跳起欢快的舞蹈。

“今年我们又有自酿的蜂蜜吃了。”母亲看着那个大蜂窝，满脸笑意。

“那当然哟，也不想这么可能说不在就不在了呢？我想母亲只是单纯地为自己做这么多清明粿找理由吧。

“要不是我每天照顾，这些花怎么能长得这么好？你就是只管栽，不管养。”

“哼，过河拆桥！”父亲装作气恼的样子。我跟母亲在一旁开心地笑起来……

所有的记忆都在此刻鲜活明朗。

我学着释怀，学着珍惜每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也珍惜那些沉睡于岁月中的细碎片段。

## 致敬英雄杨柳关

□高辉